

西行记

一

我让自己
更多时间呆在野外
仿佛已经上路
确实如此
第一次见苍山
还有洱海
有人打招呼
我笑笑，点点头
这是谁？
寰宇之内
皆兄弟也

Ain' t talking, just walking
鲍勃迪伦的一句歌词
我在听此公的歌
对照他的诗集
但可记住的
真的不多
歌，乃泥泞之诗
青涩之果，阴柔之物
用沙哑的嗓门吐出
也有一股潮湿的霉味
词语毕竟多余
天何言哉
于穆而已

落叶尽除，收拾停当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眼空似海，高高在上
无留恋，亦无憧憬
无挂碍，亦无恐惧
我心止如水
偶尔一动
何妨鼓吹一曲
那位高挑的年轻女人
已在旁边徘徊
良久

二

雨天
适合沉思
干燥温暖的陋室
滚烫的咖啡
明亮灯光
这一切让我警觉
不可留恋
我该多想想
在荒野中支起帐篷
垫上塑料布
检查渗漏
任凭淫雨纷纷
习惯浓烟
从湿柴中升起
裹紧薄衣
止住哆嗦
守候水的沸腾
好留住失去的体温
好在黑夜降临前
沉睡过去
好在黎明时
继续
上路

三

刻划的轨迹
仿佛一根舞动的丝带
从西南高地甩向荆楚泽国
又猛地收回中原，以便
引向那个远阔之点——敦煌
古今东西 天堂地狱
to be or not to be
始终于此交会
于是可以切近罗布泊
塔克拉玛干沙丘
在无人的崖壁
凿一孔丹霞的洞窟
容我厕身其中
直至坐化
嗯哼，即兴之作？非也
但眼下真正想到的
却是那颗魔星

一如不才的大名
拖着扫帚般的长尾巴
掠过人间上空
一去不回
天雨粟
鬼夜啼

四

这条大河又在眼前
还是那么居高临下的远远一瞥
脚下是有名的茅津古渡
假途灭虢 唇亡齿寒
历史癖们常谈

很想到对岸去 到对岸去 到对岸去
可我的路伸向西方的白虎七宿
无尽高坡等我 在等我
不如登临潼关 拐弯处望尽
兰州别有一番滋味

且看一看这座陈旧的新兴之城
起伏的街道 灰色的行人
阴冷的东北风让我寒颤
没有上官婉儿的身影

只好揣着热乎乎的肉夹馍
回到过客的床上

五

灵宝遇雨
躲在废弃的屋檐下
老鹰们唱着加州旅店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人皆己之囚
我穿上骆驼三合一 祖寺买的
止住湿漉漉的寒意
又点上满斗的经典拉森
靠着锈迹斑斑的铁门
看G310的车流
数不清的六桥大货横冲直撞
心想需要在车把左侧装一个加长的后视镜
天上的乌云 在慢慢散去

慢慢发白 慢慢地透出
一点点蓝 不着急
一公里的地方刚发生一场车祸
一辆倒地的摩托横在路中
边上停着一辆救护车
还有一辆三轮 躺着一个人
两条腿僵硬地伸向苍穹
象一个表示胜利的Y
他在想什么? 或者
什么也不能想了
生命是脆弱的 不可测度
但一息尚存 不着急
前路没有尽头
终有一死
不着急

六

风雨中抵达潼关
帽檐的水从眼前滑落
湿透 除了屁股下小小的一块
鸡鸡仿佛要缩成一枚蚕茧
躲进温暖的丹田
啊黄河水 浑浊的泪
我的脑海浮现矫情的诗句
一边打着喷嚏 一边连放响屁
狠狠地蹬着战车 冲向
四公里外的大弯之角 忘记
刚才在风陵渡大桥的中央
由于莫名其妙的激动
摆出投河的姿势 吓唬
我的母亲 啊母亲
还有您 我的父亲
你们已不能想象我的现在
紧贴大河滩地的旅店
角落的一间陋室 旁边
有一棵高大的开着花的桐木
我想起了你们
雨还在下

七

将进酒
一个落魄诗人自慰
后人吟颂不疲 以为楷模

一时之快 愁绪犹在
我断定此公与大河无缘
不过杯中几口浊水
两行失宠清泪
化作片刻豪言壮语
烂醉如泥 自古皆然
云云 芸芸 纭纭
奈何！
母亲之河 阴柔的名 千古大错
生殖 利用 守护 祭奠 祈祷 哭泣 割裂 截
断
人或胜天 何以明己
高峡出平湖 天险弄成文景
巨大的妇人像高高矗立
低眉浅笑 袒露双乳
几乎阳气耗尽
唉 河神死？未必
生命洪流从来
此心奔腾
不已

八

异乡遇故知 四喜之一
在一座土山上 华严发源
关公像前席地而坐 俯瞰宽阔的樊川
远眺绵延的秦岭 神禾塬收入眼帘
那位朝鲜族的歌手打着滴滴过来
啤酒与花生米 一些琐碎往事
尽量不提音乐与未来 直到
夕阳隐遁 夜幕降临
我想到自己需要一个住处
千里之外的祖寺嘀咕 何以不尽地主之谊
比如请俺的佛好好撮上一顿
我说这样最好 同是遥远过客
刚把我的沉重推上最后一段陡坡
否则恐将窒息 问题始终是
谁是地主？难道是那位胖大的和尚
正围着杜顺的灵塔转圈
用阉割的江南口音对两位烧香的女学生
大谈生命的本来面目
当然不是 那么
谁是？
休问。
在哪我都是主。

九

雾霾笼罩
草堂寺山门紧闭
但有左道 买票请入
鸠摩罗什坐在过街对面
要了一大碗油泼面
忍不住发笑
三论宗是什么？
龙树一流 顶多辩才无碍
性空不敌虚腹
经不可译 可译非经
谁知金刚诗意？
泱泱东土 古今玄奘一人
冒越宪章 私往天竺
无耻莫若帝王
怜佛如情深
昨日盘桓三藏灵塔
呜呜自吟

黄昏抵周至
绕着街心环岛的李二曲像
左转三圈 悔过自新
一夜无梦 无忆
晌午到横渠镇的张载祠
闭馆 当然 关学气数早尽
门口那棵五百年的刺柏正可乘凉
这样挺好 不速之客 随缘
仲尼也在阳虎外出的时候前去拜访
古圣矫情 我乃挚诚
且歇一歇 想一想
恐怕今天冲不出关中的雾霾
还是聆听自己的箫声 才安宁
前路不再有想见的故人
只有思念

但槐芽镇那几块大猪排
逼我成为素食者
至少是暂时的穆斯林 在西域
腐尸之味 终生难忘
我端坐铁路桥下 此刻
离下一张床只剩下五公里
且听火车阵阵从头顶掠过远去
一列蒙魔术巾的骑行者

穿着花花绿绿的队服
冲我竖大拇指儿
渭水就在右手不远处流淌
阳光穿过阴霾 消失在
一望无际的猕猴桃园
我知道自己必将神化
在八戒的世界

十

在五丈原脚下坐了会
无意推车上坡
倒在几十里外的渭河畔
用长焦的镜头捕捉到诸葛祠的模样
孤零零不起眼地呆在塬顶
仿佛一处废弃的古刹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郁郁文哉 堪良师益友
却为三顾私恩 何足我一叹
凤鸣岐山 周公吐哺 磻溪垂钓
楚汉相争 三国鼎立
帝王将相几千年
天下归心？
曹公未明

十一

大清早 祖寺
又在二千里外八卦
坚贞与温顺才是硬道理
无论哪个星座 我说
X从Y德 女人幸福的奥秘
恐怕早已失传 哎呀呀
暴君 暴君 暴君
嗯哼 总还不失为君
此时我坐在秦赵会盟之台
军营中间 东想西想
那位宦官家臣竟让秦王击缶
双重之僭越 岂可姑息
君不君 臣不臣
还是江东陆逊能耐
把那只仰韶文物？送给
嗜迷春秋的关二
于是败走麦城 身首异处
：皆一丘之貉

不如趁早赶到石壕村
去见杜甫

十二

据说
铁门镇的垫庐
藏了数千块唐时的碑刻
这要花多少闲钱
捣毁多少座他者坟墓
干吗不收集壮丁的头颅残骸
砌成高大宫墙 冬暖夏凉
二十里铺李杏湾的楚坑
埋着二十万无名尸骨
比起霸王的杰作
志铭只是文人玩意
何以传世
呜呼

鸿庆寺山门紧闭
古村似乎无人
柳絮飞舞 骄阳似火
列车呼啸 汽笛催逼
我艰难爬坡
挥汗如雨 祷告
抵达义马前
不要倒下

十三

生于苏杭 葬于邙山
古人之梦不过如此
这让盗宝贼窃喜
守墓人的家族得以繁衍
雄霸之志灰飞烟灭
现成之欲横流
片片废墟 杂草丛生
江河断裂 奄奄一息
伊洛如今几股浑溪
皋野稀闻鹤鸣 鱼困渊渚
唯市井喧嚣难绝于耳
罢罢 与我何干？
我踏过跨过 穿过绕过操过
目不斜视 胸无丝恋
北芒之地 精魂不住

佛在处才是庙堂

十四

酣睡者酣睡

骑行者已在途程

让我先享用一碗重庆小面

以诗的名义 为远方的前方

为骄阳在身后的升起

又一个碧空蓝天

所以我必得郑重相告

诗，从不向谁交待

哪怕至亲挚爱

诗乃显现 自身一显现一自身

在显现中成为 那首诗

或许因此在他者的心田

生成某个诗意的问号 名曰挂念

可是何谓诗意？

不过是小布尔乔亚的胸饰

比如霓虹闪烁的夜市

遮盖白昼的荒芜

诗乃光 凡被照亮的

面包和鸡蛋 万物皆诗

因诗称义 因义称诗

诗照亮一切 诗的一切

也让眼角的花瓣

放肆绽放

十五

螳螂川

螳螂川

螳螂川

从没有一条上游之河

教我如此心动

一瞥就知道

Tonight

只有睡在她的身旁

不 必得躺在她的怀里

埋首于绿油油的柔软的三角之洲

在压抑湍急的流息中

才得安宁

然而我听见

远远的闷雷 挨着

黎明似的闪电

之后是沉重的雨点

仿佛天地的眼泪

敲击半透明的营帐

刹那我明白

螳螂川还是一条

处女之河

十六

南华

终于放晴

要是雨多下一天

我恐怕会霉在

龙门客栈

这下行了

待我一路向东

三十公里缓坡大道

悠悠就到了楚雄

彝族之地

曾郁乎文哉？

先去龙泉书院

门卫说正在修缮

又到凤山

见大门紧闭

于是按百度指引

造访文庙

到了才知道

那是一个巴士站名

斯文扫地？

不，尿急

逼我从龙川江湾的喧嚣

折向喧嚣的桃源之湖

那里有免费厕所

没有守卫

看来可以扎营

或将躺在那尊双乳被摸得锃亮的铜像旁

静待天明？

但满目的蹒跚者

拥挤着在等候

天堂号列车

文不在兹

扯乎

十七

我看到泥地中长出麦苗来
我想到咀嚼着的玉米饼
突然一阵感动
想躺在田里，亲吻异乡的骨灰
祖寺却在千里之外叮嘱
拍拍屁股，全是土
武昌下雨？
我看到的是晴空
哦，开始阴了，可怕的诅咒
我凝视脚下的大地
粉末的形状在渴望甘露
南方有人抱怨
担心泥泞
管它呢，帕瓦罗蒂的歌声
此刻回荡在无名的乡野
想再呆会，再呆会
我命令那位淑女
无论何时何地
必须用诗的语言交谈
哪怕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瞥
哪怕就是一个响屁
否则，保持缄默
可我还是听到她的嘟哝
哪有那么多诗啊？
诚然如此，诗乃言之寺也
必须建在高山
自然主义的闲聊平原
只有拥挤的村落
当然，还有雄壮的纪念馆
巨大的雕像，就在前方
警示牌没能挡住真诚的车轮
一位戴红袖标的老汉
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喊
以豫剧特有的高腔
涨红地提醒我的越轨
唉，别生气啦，会伤身体的
你的话，我不懂
我倒退到广场的一隅
以6.5倍的镜头
抓住著名的上半身
投去深情一瞥
刚好撞上滑板少年漂亮的一跃
于是我席地而坐

向好奇者吹奏一曲，为所有英雄
用那根树脂做的尺八
终于，我走进锦荣酒店
50元，很干净，热水，但缺一张凳子
老板的手腕有一块纹身
今晚有一个好觉
喂，来一大碗烩面
转眼我已坐在街角一家小餐馆
瞅着胖子掌柜与大妈吵嘴
直到心窝被热情的面条
烫得起泡
我张着嘴，手按胸膛，一动不动
大概很象祷告的教士
何以故？
因为那位妇女开始不停地
画起十字

十八

天黑之前
终于在一间地下室
找到栖身之所
客满 客满 客满
据说古玩贩子的大会占领了
这个名叫神屋的小镇
可是上午的老街
寥寥几个游人
两排出售瓷器的商铺
挂着道具似的幌子
何以紧闭利门？
一场响亮的丧礼
正当街上演
站立的孝子 披麻戴孝
一双红肿的色眼
一口好棺材
世界就是坟场
祖寺要我写下这句卮言
何益？我教导淑女
语言就是棺槨
历史就是它的制式
文化就是油漆的颜色
我，就是死者
你，也许是那位
拿着麦克 在街头独唱
哀歌的妇人

此刻我坐在
靠近汝河的乡野
挨着一条水渠 清澈见底
发布神龛之箴 随想
倾斜得厉害的乾明寺塔
让我梦游意大利比萨
遇见深爱墨索里尼的庞德
鲁迅一旁念叨 雷峰塔的倒掉
可吴道子的祠堂
空空如也 梦幻泡影
只有风铃的应和
亘古未变

十九

这个潮湿的午夜
已被饥饿和寒冷弄醒
我再次经验 温饱的深刻
我翻出那块干硬的火烧 涂上
所剩无几的蕃茄酱
好吃 嗯 好吃
老式电视正放着英国皇室的婚礼
一切都奢侈无比
连巧克力都涂着金粉
围观的大都是些老年妇女
一一也许出于对女王的敬意
还有精挑细选的儿童
我不知道丧失权力的统治家族
是否为自己的抽象感到羞耻
所以新娘是位好莱坞演员 混血的平民
换我恐将无地自容
但皇权的符号仍是国家的奴役标志
大众骨血隐蔽的卑贱
这个世界只可以有一个帝王
那就是我 在无名之地
一间陌生的陋室 饥寒交迫
啃完涂蕃茄酱的烧饼
在黑暗中 点燃
一斗烟草

二十

从一座坟
到 另一座坟

我在墓地穿梭 不疲
数不清的土堆 同样的尖顶
不见开出红白的花
豫才，何必曲笔？
我岂是凭吊者
毋宁所有死者之魂
游荡天地 从未安息
巴黎圣母院的木制高塔
刚毁于烈焰 得幸免腐朽
一切高度毕竟归零
重力的法则 人间尺度
荷尔德林如梦方醒
是卡西莫多干的？或许吧
为爱丝梅拉达

吉普赛的棕色舞者
火灭之后，灰是冷的
雨果自言自语
祖寺却问：可遇洛神？
呵呵 Notre-Dame
妾宓妃 妻织女
焉足以留吾志
藐姑射仙 一夕之欢
灵均子建 名色之徒
帝王将相 不如泥尘
惟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二十一

夜宿新安
杜工部也曾徘徊
问寒问暖 三吏三别 天地无情
莫非此家小店？
难说 不过需要一个故事
二千年太久

正午爆胎
恰在涵谷汉关
铁路国道间
润河水阵阵异味
标语招展 游人稀落
售票女子挺美
那位保安尾随身后
转眼已站在城楼
无感 胡调

且泄老子腔里
一股杀气

嘹唳盘云？
略胜鸦雀之噪

青牛西去
再无遗绪
何劳寻觅
昨天路过

二十二

平原是乏味的
难怪这里的帝王喜欢垒筑土台
为了获取一个屋顶的视野
可地平线焉能逾越
我快速抽动鼻子
空气中弥漫阴沟的味道
池塘泛着黑沫
遇见的面孔都蒙着一层灰尘
仿佛刚从盗墓的洞爬出
连麦田的青苗也绿得怪异
从这里铺向那边
春天的阴霾 笼罩
不过我还是辨别出油菜花的喘息
饿了似的
那黄色孤独而暧昧
我想象自己是最后一只蜜蜂
扑闪透明的翅膀
为找到一滴无毒的花蜜
忍着饥渴
向沙漠飞去

二十三

我是作为一个父亲
造访集市中的聂耳故居
这个不孝之子
早早死在异国海滩
他的音乐还不值一提
好在那时只喊口号
根本无需音乐
然后我又作为兄长
来到闻一多殉难之地

他的诗已没人读了
更不用说他的诗经研究
春城诸多名人
我只记得这两位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老弟
他们都是我的过去
且因我还活着
所以不死
真的

二十四

铜牛客栈
三角形的囚笼
难锁疲惫者的梦
依稀记得
午夜的暴雨
可眼前的泥泞
无非暗示
糟糕的前程
多虑啦
因为我已看见
仿佛迎接曼德拉似的
聚集着一大群人的
楚雄监狱大门
前方的路牌
赫然指向一条
康庄大道
并在天黑前
停在某个绝望小镇
我得万分小心
以免沾上
一丝病菌

二十五

曾经此
盛大之地，
惜未出阳关。
徒然徘徊良久，
不肯入彼岸之窟。
惟远山雪顶，
戈壁大漠，
孤烟或狂沙，

落日，
荒凉凉，真切切，茫茫然，
无能于忘怀，
沉吟至今，
弹指十数载。
今也已
非昔之可比，
西域复又浮现。
几千里之外，
明月悠悠，
朗照我心。
从此不提故人，
休言离愁。

二十六

我度度我
度我即是度你
度你即度众生
到处黄梅

双峰耸峙
慧珠灵动
碧溪流润
玄门法喜
当下禅悦
莫非祖寺？

可大雄宝殿在哪？
端坐的又是哪尊大佛？
耳听得诵经不绝
天籁却无声
杏叶铺地

用斋了吗？和尚问
待会

二十七

原本仰望的眼
如今低垂
何以故
不问

原本激荡的心

如今安宁
何以故
不思

原本迢迢的路
如今此在
何以故
不究

原本熙熙攘攘
如今清净
何以故
不说

一切无非此心
只是化育
何以故
如来

2018-2019

久廬